

邓云乡集



云乡琐记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邓云乡集

云乡琐记

邓云乡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乡琐记/邓云乡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5.4

(邓云乡集)

ISBN 978-7-101-10473-8

I. 云… II. 邓…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5369 号

书 名 云乡琐记

著 者 邓云乡

丛 书 名 邓云乡集

责任编辑 胡正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5½ 插页 4 字数 35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473-8

定 价 46.00 元



小丁 绘

邓云乡，学名邓云骧，室名水流云在轩。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山西灵丘东河南镇邓氏祖宅。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一九九三年退休。一九九九年二月九日因病逝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燕京乡土记》、《红楼风俗谭》、《水流云在书话》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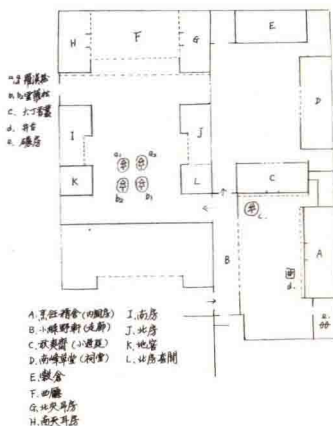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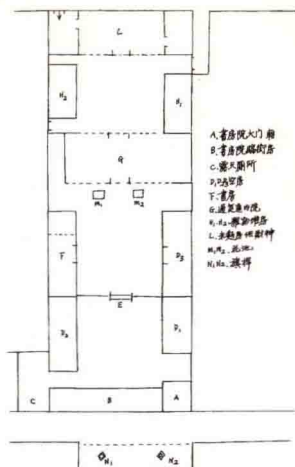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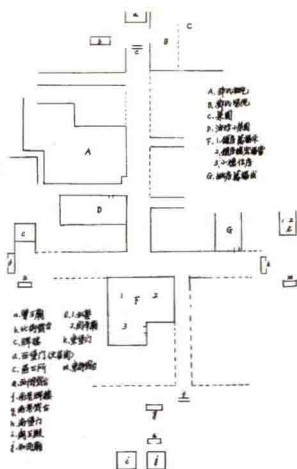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五月邓云乡与妻子蔡时言合影

曲园老人到上海

看有人写文介绍俞樾^游到上海，十分有趣，不禁又想
到另一老人到上海的情况，那就是俞平伯先生曾祖父曲园
老人。视平伯祖辈还到处卖寒山诗拓片：“月^白风^清雨^落
满天……”后面署名俞樾，那个樾字，连^着画几个圈，^字
墨^色极^其漂亮。一百零三年前，他曾^到上海^来
来过。比俞樾来^晚些^时。

这年二月初十，他同两个儿媳及孙子望云（俞平伯先
生父亲），自苏州上船，偕牙髻厨一仆小轮曳着，天气很
冷，穿两重皮衣，而船上案头，还从曲园带来梅瓶二盃，
水仙一盆，船上有如家中，当时人^行连中情景可想而知。
一路顺风，小轮划拉着比船走的甚慢，十一日到闵行沙
港，十二日下午才到上海。船泊观音阁码头。老人登岸坐
轿拜谒，先到招商局见沈子梅观察，又到申报馆见何桂笙。
十三日坐轿进城拜谒仲芳观察，至竹侯方伯。“观察”是道
台的雅称，方伯是藩台的雅称。沈是^否台^衙指^商局^总办。

这次曲园老人到上海主要目的是送孙子俞望云坐海轮
去天津到北京会试的。所以第二天就去招商局把沈子梅^订
轿^抬，^送望云^上海^轮，^后改^新被^抬。这年因国六日，立奏^奏



邓云乡手绘邓家祖屋平面图

出版说明

邓云乡(一九二四—一九九九),学名邓云骧。山西灵丘人。教授。作家,民俗学家,红学家。出生于书香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清朝为官。幼时生活在山西灵丘东河南镇,一九三六年初随父母迁居北京,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员、译电员。一九四九年后在燃料工业部工作,一九五六年调入上海动力学校(上海电力学院前身),直至退休。

邓云乡学识渊博,文史功底深厚。为文看似朴实,实则蕴藏着无穷的艺术魅力。其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不论叙述民风民俗,描摹旧时胜迹,抑或是钩沉文人旧事,探寻一段史实,均娓娓道来,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此次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邓云乡作品集,参考了二〇〇四年版《邓云乡集》,并参校既出的其他单行本。编辑整理的基本原则是慎改,改必有据。具体来说,就是:

- 一、凡工作底本与参校本文字有异者,辨证是非,校订讹误。
- 二、凡引文有疑问之处,若作者注明文献版本情况,则复核该版本;若作者未能注明的,或者版本不易得的,则复核通行本。
- 三、作者早年著述中个别用字与当代通行规范不合者,俱从今例。
- 四、作者著述中某些错讹之处,未径改者加注说明。
- 五、本次整理对某些书稿做了适当增补,尽量减少遗珠之恨;有的则重新编排,以更加方便阅读。

邓云乡与中华书局渊源颇深,生前即在中华书局出版《红楼风俗谭》、《文化古城旧事》、《增补燕京乡土记》、《水流云在丛稿》等多部著作。此次再续前缘,我们有幸得到其家属的大力支持,不仅提供了邓云乡既出的各种单行本作为编辑工作的参考,并以其私藏印章、照片、手稿见示,以成图文并茂之功,在此谨致谢忱。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

目 录

小北京初到大上海	1
大儒巷潘家	10
旧梦姑苏四十年	16
石头城旧梦	24
春雨的情思	28
江南春节今昔	31
拜年,拜年	34
吴越山水人物	37
南京东路感旧	41
长兴岛风俗画	45
小白楼思绪	50
吾家祖屋	52
吾家春酒	84
山村·“三国”·童年	88
我家的鸡	93
昙花之缘	97
秋忆	101
悼亡诗自话	104
今年元夜时	109
狮城杂忆	111
香岛纪“行”	128
虫中丑类与书	130

微虫四记	140
海上京腔	144
黄叶谭风	147
春雨·青灯	149
九月秋思	152
“八股”回响	155
日译出友谊	159
我的“水流云在”	162
水流云在书室铭	164
北京胡同	168
纸上“四合院·石库门·大世界”	174
寓楼遐想	187
南北四合房	191
女词家及其故居	195
南长街一住宅	204
报子街路南	208
历史的李香兰	212
京味《皇城根儿》	216
百年东长安街	220
王府井今古	224
“茶馆”思绪	257
巡捕厅邓宅	259
“老照片”考	264
老城门	267
《大红灯笼》和乔家大院	272
五台山佛缘	278
内长城内外	283

云中古郡	286
山行偶忆	289
西湖美在哪里?	292
里西湖赏荷	295
杭州上城访旧	298
今日曲园	303
明日曲园	307
曲园修复小记	310
拙政园	313
历史·文化·园林	
——谈苏州筹建园林艺术博物馆	316
苏州刺绣研究所与徐绍青兄	319
玄武湖泛舟	324
南京的马车	326
山水奇遇	328
龙华古塔	331
嘉兴半日	333
潜园怀古	338
绍兴台门	345
曲园老人到上海	351
中国公学名人	353
知堂老人旧事	355
知堂老人座上	366
老人诗缘	373
杂忆刚主先生	377
书斋思旧	
——纪念谢国桢先生	381

老成凋谢之思	385
忆沈从文老师	402
关于林语堂	406
忆废名先生	410
思念谭公其襄	412
谭公序我“古城……”	419
沙湾郭老故居	423
我的朋友	426
包身工	430
清华老学生	432
经师人师	
——怀王遽常先生	435
忆辅仁 怀守俨	437
爱听白头吟诵声	441
梅兰芳戏单	443
津沽师情	446
关于高阳	448
我的朋友周颖南	451
英国汉学家霍克思教授	456
书的友谊	459
听小提琴演奏	463
我与北京福建人	465

小北京初到大上海

上海有首儿歌：“乡下人，进上海，上海闲话讲勿来……”我虽然自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到上海已三十八年，在上海住了也实足已有三十五年，但每听到这首儿歌，也还感到似乎说自己一样，心中不免有些触动，不但感到“上海闲话讲勿来”，也多少有些感到“上海人作不来”，迄今仍免不了有些客居他乡之感也。小时候出生在北国山乡，后来在北京居住了近二十年，在感情上却一直感到那里是故乡，而上海是他乡。三十五年居然比不了近二十年，这也很奇怪，自己也说不清原因，或者这也像男女爱情，初恋总是令人思念的。

《上海滩》编者约我写稿，我满可以凭三十五年“市龄”（这是我自创的词）的老上海市民资格瞎吹一通，上海滩当年如何如何，可是细想想，总吹不起来。没有办法，忽然想起“乡下人，进上海”这首儿歌，便想起这个《小北京初到大上海》的题目，况且我实际是乡下人，也要符合我这个“阿乡”本色，因迄今有时仍不免于“呆头呆脑”也。

我第一次到上海，是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五时左右。距今已近三十八年矣。算来比秦始皇的“江山”还要长。不要说今天的小青年，即使是四十岁以下的中年人，纵使当年出生在上海，也不会记得三十七八年前上海的样子。而我这个北京人，对当时的上海，所见所闻，却历历如在目前。

北火车站吃粥

在来上海之前,甚至可以说是从小学、中学时期,对上海滩已具备了不少杂七杂八的知识。因此我虽然第一次到上海,从下火车第一步起,就没有什么生疏之感,只是心中却存在着高度的警惕性。

我提着一个箱子,随同大家走出北站,没有在广场上叫车,怕的是敲竹杠。从天目路出口出来,迎面是马路对面三大块广告牌子,当时已到吃晚饭的时候,在广告牌边上有一家低矮的粥店,边上还有馄饨店等我没注意,只是这粥店正中我的下怀:一因我爱吃粥,二因北京没有上海式的粥店。于是昂然而入,坐在一个空台子边。一问三百元(折现在三分)一大碗,松花蛋八百元一枚,热呼呼地吃了两大碗粥,一只松花蛋、一碟腐乳(北京叫酱豆腐),一顿晚餐解决了,十分舒服。所用不足两千元(即现在二角,以下同此折算),我感到上海的确不错!

吃饱了,提着箱子出来,正好一辆空三轮过来,我说去江苏路某某局,他请我上车,我问多少钱,他说六千元,我一听略一迟疑,他已看出我心理的变化,爽快地说:

“放心吧,不会多要你的。”

我便上了车,心中还有些半信半疑,而当车踏着踏着,直到北京路成都路处,我才不再怀疑了,因为我感到已走了好多路了。这点路,如在北京,坐三轮已超过六千元了。我知道这位四十来岁蹬车的汉子并没有骗我,十分放心了——坐三轮车、坐敞篷马车,老实说,在观赏上比小汽车爽朗得多。我一放心,便细细左顾右盼地观赏起来,正走在北京西路这一段上,两旁的各式

各样洋房，给我一种特殊的新鲜感觉。一路行来，我感到上海的确大，怎么还不到呢？

复兴饭店为家

转了几个弯，到了现在延安西路江苏路口达华饭店大楼前，付了钱，进了大楼。当时已天黑了，机关早已下班，我把介绍信给门房间一看，他说到九楼招待所去住。但是下班了，电梯没有人开，要我自己走上去。其时我三十不到，还是小伙子，二话没说，健步登楼，当爬楼梯到八楼时，眼前豁然开朗，宽阔的大厅高墙上，画满了《圣经》的壁画，显然这还是解放前的旧物，没有动过。事后我才知道这原来是一家高级公寓，刚接收过来不久。待登上九楼，宽敞的大厅，三面有玻璃，一面进门处有值班人员办公室，厅内摆了许多单人床，雪白的床单，像战地医院一样，极为整洁。可是空荡荡地只有我一个人。值班人员告诉我随便哪张床都可以睡，边上不远就是盥洗室。盥洗室内一色进口货，白瓷砖墙壁，闪闪发光，也都整洁异常，比现在一般宾馆的盥洗间似乎干净得多。原因主要是清洁工负责，其次是使用的人极少，使我留下相当好的印象。

我凭窗外眺，夜色迷朦，俯视万家灯火，屋顶像海涛一样高低起伏，夜色中茫茫望不到边。我因旅途劳顿，赶紧入睡。一觉香甜，度过了大上海的第一夜，似乎连梦也没有做，一睁眼，天已大亮了。连忙起来，还未梳洗，便凭窗远眺，在这九层楼的大玻璃窗前，东、南、北三面风光尽收眼底了。我睁大眼睛望着，数着突兀的高楼有多少栋，一、二、三……看得清楚的，比较清楚、不太清楚、十分迷蒙的，后来知道：看的最清楚的是衡山，其次锦

江,国际已模糊,外滩诸厦则在烟雾中了。古都是没有这样的景致的,我这个北京人,一夜之间,便置身于大上海的层楼、广厦的海洋中了——上海真大呀!

我当时是来上海报到,然后再到苏州去工作。身上还有八万多元,已打好算盘,先在上海玩两天,把钱花光再报到,再领钱去苏州。在此数日真空时间,乐得逍遥一下。我梳洗完毕,穿上我最好的时装——白衬衫、浅驼色拉毛羊毛衫、宝蓝花呢裤子,外加一件银灰卡叽布制服,小圆头黑皮鞋,在门房间问清去外滩的方向,如何乘车,便出发了。

从江苏路往北走,转角是几家低房子、小铺子,虽不显眼,但与北京铺子亦明显不同,就是北京大小铺子,没有前面敞着营业的,都有门窗,而上海这类铺子,都是排门板,下了排门板,柜台就临街了。我以悠闲观赏的心情,慢慢走过去。我这身便装,在当时北京机关中,算是比较摩登的了。但走到上海街上,却看到上海人的衣着大不相同。穿西服的很多,穿长衫的大有人在,虽然当时解放已四年多了,但街上行人衣着,同解放前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中、青年妇女,则一律是圆高领旗袍,有的浅驼色花呢旗袍,外罩一件男式羊毛衫当外衣,十分潇洒。不少人穿大方口鹿皮绣花鞋,或平头浅帮皮鞋。当时很少有穿高跟鞋荡马路的。我一路欣赏上海人的衣着打扮,一面感到自己这件银灰卡叽制服太寒酸了。当时虽已当了近五年干部,而且来自北京,但对着花花世界的上海人,还不免心动。

我坐了一段电车,那时哈同花园还未拆除,展览馆还未盖,静安寺有轨电车,要绕北京路一段,再折石门路到南京西路,我坐了没几站就下了车,顺王家沙转变处往南走,在石门路进了威海卫路口路东一家中型馆子中(现在这家馆子还在,名四茹春)